

译文卷

冰心

青少年文库



[黎巴嫩] 纪伯伦◎著 冰心◎译 陈恕◎主编

像溪流般 吟唱





[黎巴嫩]纪伯伦◎著 冰心◎译 陈恕◎主编

吟唱 像溪流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像溪流般吟唱 / 冰心著. -- 南京 :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5

(冰心青少年文库)

ISBN 978-7-5537-1116-4

I. ①像… II. ①冰… III. ①散文诗—诗集—黎巴嫩—现代 IV. ①I37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3341号

像溪流般吟唱

出版人 金国华
总策划 上海采芹人文化
选题策划 刘宗源 左晓红
选题统筹 王慧敏 魏舒婷
责任编辑 刘宗源 陈涛
助理编辑 唐仪
特邀编辑 魏舒婷
封面绘图 夏树
封面设计 未泯
责任校对 郝慧华
责任监制 曹叶平 周雅婷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pspress.cn>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mm×1000mm 1/16
印 张 9.5
字 数 74 000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37-1116-4
定 价 15.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总序

永远的冰心，永恒的爱

海翠琳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冰心奖”评委会副主席)

冰心，一个温馨诗意而熠熠生辉的名字，一个充满着爱的力量的名字。一代代的儿童文学作家，有谁不曾做过冰心的“小读者”？一代代的普通小读者，又有谁的心灵不曾被那盏闪烁着橘红色光芒的“小桔灯”温暖过，照耀过？谁的情感和文字里，不曾接受过那涓涓春水的无声的润泽？谁的童年记忆里，不曾珍藏着那宝石般的繁星的光芒？

繁星永照，春水长流。冰心作为20世纪中国著名的女作家，她把真诚无私的爱给予了一代代的小读者。关于母爱，关于真善美，关于大自然，关于文学，冰心先生用晶莹剔透的文字，富有诗意的哲理性语言，种植在了孩子们的童稚世界，不断地在孩子们逐渐丰盈的心灵里发芽、开花、结果。寒来

暑往，柳色秋风。“在那些春水奔腾过的地方，如今到处是鲜花的洪流。”普里什文这篇只有一句话的散文，也许最能形象地表达对冰心先生，对冰心的文学，对冰心爱的理念的深刻诠释了。

1923年7月的一天，在北京中剪子巷一间书房里，年仅23岁的冰心开始写第一篇《寄小读者：通讯一》。1923年7月24日，北京《晨报副刊》新设了“儿童世界”专栏，她的创议人正是冰心。1923年7月25日即发表了冰心的《寄小读者：通讯一》。其中写道：“我是你们天真队里的一个落伍者——然而有一件事，是我常常以自豪的：就是我从前也曾是一个小孩子，现在还有时仍是一个小孩子。为着要保守这一点天真，直到我转入另一世界时为止，我恳切的希望你们帮助我、提携我，我自己也要永远勉励着，做你们的一个最热情、最忠实的朋友！”从此冰心一直是孩子们最忠实的朋友。后来《寄小读者》结集出版，一个多世纪以来从未间断地再版，各种各样的版本层出不穷，在国外更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寄小读者》是冰心自认为最自由表达自己心灵的散文代表作，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是中国新文学史中一块晶莹闪光的宝石，在现代散文史上有着

重要地位。

整整 90 年过去了，冰心虽然早已离开了我们，但是她的名字，她的文学，她的博大的爱，却一直温暖和沐浴着一代又一代大大小小的读者们。值此“寄小读者”诞生 90 周年之际，上海采芹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联合策划出版“冰心青少年文库”这套丛书，既是对冰心先生这位世纪文学大师最好的致敬，又是给冰心的新老“小读者”一份厚重而美好的礼物。

“冰心青少年文库”的编选形式有了很大创新，即从冰心所有作品中精心筛选适合 8~15 岁青少年阅读的文学作品（含译作），以冰心散文儿童经典、冰心诗歌儿童经典、冰心小说儿童经典和冰心译文儿童经典的分类方式，分别编辑成 13 册：《寄小读者》、《一只小鸟》、《一日的春光》、《樱花赞》、《我的童年》、《文学家的造就》、《繁星·春水》、《纸船》、《冬儿姑娘》、《小桔灯》、《像溪流般吟唱》、《芬芳百年的一朵花》、《石榴女王》，其中《寄小读者》专门邀请著名画家、冰心的老一代的“小读者”张蔚昕来绘制插图，另有 9 册选用了丰子恺先生的部分画作，作为封面和内文的插图，使得该套丛书独具阅读欣赏和收藏价值。

近一个世纪以来，冰心以她清丽典雅的文字、真挚纯洁的思想、大海般博大深广的爱心，温暖着一代又一代小读者的心灵，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小读者渐渐长大。昨天，今天，明天，这美好的传递，将一如既往。

永远的冰心，永远的文学，永恒的爱，这一切，将永远同繁星相映，与日月同辉。

2013年2月25日于北京

目 录



- | | |
|----|-------|
| 1 | 先 知 |
| 5 | 船的到来 |
| 11 | 爱 |
| 14 | 婚 姻 |
| 15 | 孩 子 |
| 16 | 施 与 |
| 19 | 饮 食 |
| 21 | 工 作 |
| 24 | 欢乐与悲哀 |
| 25 | 居 室 |
| 28 | 衣 服 |
| 29 | 买 卖 |
| 31 | 罪 与 罚 |

- 35 法律
37 自由
40 理性与热情
41 苦痛
43 自知
44 教授
45 友谊
47 谈话
48 时光
49 善恶
52 祈祷
54 逸乐
57 美
59 宗教
61 死
63 拔锚启航

77 沙与沫

先

知



序

纪伯伦一八八三年生于黎巴嫩山。十二岁时到过美国，两年后又回到东方，进了贝鲁特的阿希马大学。

一九〇三年，他又到美国，住了五年，在波士顿的时候居多。此后他便到巴黎学绘画，同时漫游了欧洲，一九一二年回到纽约，在那里久住。

这时他用阿拉伯文写了许多的书，有些已译成欧洲各国的文字。以后又用英文写了几本，如《疯人》(The Madman, 1918),《先驱者》(The Forerunner, 1920),《先知》(The Prophet, 1923),《人子的耶稣》(Jesus the Son of Man, 1928)等，都在纽约克那夫书店出版。《先知》是他的最受欢迎的作品。

关于作者的生平，我所知道的，只是这些了。我又知道法国的雕刻名家罗丹称他为二十世纪的布莱克；又知道他的作品曾译成十八种文字，到处受到热烈的欢迎。

这本书，《先知》，是我在一九二七年冬月在美国朋友处



读到的，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予我以极深的印象！一九二八年春天，我曾请我的“习作”班同学，分段逐译。以后不知怎样，那译稿竟不曾收集起来。一九三〇年三月，病榻无聊，又把它重看了一遍，觉得这本书实在有翻译的价值，于是我逐段翻译了。从那年四月十八日起，逐日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发表。不幸那副刊不久就停止了，我的译述也没有继续下去。

今年夏日才一鼓作气地把它译完。我感到许多困难，哲理的散文本来难译，哲理的散文诗就更难译了。我自信我还尽力，不过书中还有许多词句，译定之后，我仍有无限的犹疑。

这是我初次翻译的工作，我愿得到读者的纠正和指导。

八，二十三，一九三一，冰心

船的到来

当代的曙光，被选而被爱戴的亚墨斯达法（Almustafa），在阿法利斯（Orphalese）城中等候了十二年，等他的船到来，好载他归回他生长的岛上去。

在第十二年绮露（Ielool）收获之月的第七天，他出城登上山顶，向海凝望；他看见了他的船在烟雾中驶来。

他的心门砉然地开了，他的喜乐在海面飞翔。他合上眼，在灵魂的严静中祷告。

但当他上山的时候，忽然一阵悲哀袭来。他心里想：我怎能这般宁静地走去而没有些悲哀？不，我要精神上不受创伤地离此城郭。

在这城围里，我度过了悠久的痛苦的日月和孤寂的深夜；谁能撇下这痛苦与孤寂没有一些悼惜？

在这街市上我曾撇下过多的零碎的精神，在这山中也有过多的赤裸着行走的我所爱怜的孩子，离开他们，我不能不觉得负担与痛心。





这不是今日我脱弃了一件衣裳，乃是我用自己的手撕下了自己的一块皮肤。

也不是我遗弃了一种思想，乃是遗弃了一个用饥和渴作成的甜蜜的心。

然而我不能再迟留了。

那召唤万物来归的大海，也在召唤我，我必须登舟了。

因为，若是停下来，我的归思，在夜间虽仍灼热奋发，渐渐地却要冰冷变石了。

我若能把这里的一切都带了去，何等的快乐呵，但是我又怎能呢？

声音不能把付给他翅翼的舌头和嘴唇带走。他自己必须寻求“以太”。

鹰鸟也必须撇下窝巢，独自地飞过太阳。

现在他走到山脚，又转面向海，他看见他的船徐徐地驶入湾口，那些在船头的舟子，正是他的故乡人。

于是他的精魂向着他们呼唤，说：

弄潮者，我的老母的孩儿，
有多少次你们在我的梦中浮泛。现在你们在我的更深的
梦中，也就是我苏醒的时候驶来了。

我已准备好要去了，我的热望和帆篷一同扯满，等着风来。
我只要在这静止的空气中再呼吸一口气，我只要再向后
抛掷热爱的一瞥，

那时我要站在你们中间，一个航海者群中的航海者。

还有你，这无边的大海，无眠的慈母，

只有你是江河和溪水的宁静与自由。

这溪流还有一次转折，一次林中的潺湲，

然后我要到你这里来，无量的涓滴归向这无量的海洋。

当他行走的时候，他看见从远处有许多男女离开田园，
急速地赶到城边来。

他听见他们叫着他的名字，在阡陌中彼此呼唤，报告他
的船来临。

他对自己说：

别离的日子能成为聚会的日子么？

我的薄暮实在可算是我的黎明么？





那些放下了耕田的犁耙，停止了榨酒的轮子的人们，我将给他们什么呢？

我的心能成为一棵累累结实的树，可以采撷了分给他们么？

我的愿望能奔流如泉水，可以倾满他们的杯么？

我是一个全能者的手可能弹奏的琴，或是一管全能者可以吹弄的笛么？

我是一个寂静的寻求者。在寂静中，我发现了什么宝藏，可以放心地布施呢？

倘若这是我收获的日子，那么，在何时何地我曾撒下了种子呢？

倘若这确是我举起明灯的时候，那么，灯内的火焰，不是我点上的。

我将空虚黑暗地举起我的灯，

守夜的人将要添上油，也点上火。

这些是他口中说出的，还有许多没有说出的存在心头。因为他说不出自己心中更深的秘密。

他进城的时候，众人都来迎接，齐声地向他呼唤。

城中的长老走上前来说：